



从左至右：加拿大东部城市法轮功学员在加拿大首都国会山前集体炼功；加拿大总理斯蒂文·哈珀；劳工部长凯利·利奇；国家税务部长克里-林恩·芬德利

加拿大总理、部长贺法轮大法弘传世界二十二周年

（明慧记者英梓渥太华综合报道）在法轮大法弘传世界 22 年周年纪念日即将到来之际，加拿大总理和多位联邦部长再度发出贺信，颂扬真、善、忍；赞扬法轮大法让全世界无数人受益，在加拿大得到广泛的认可，并表彰法轮大法理念对加拿大社会的极大贡献。

法轮大法自 1992 年 5 月 13 日由李洪志大师传出以来，22 年间已经在一百多个国家弘传，令上亿人通过修炼身心受益。每年的 5 月 13 日，都是全球法轮大法修炼者庆祝法轮大法弘传世界的节日。

总理：全世界数以百万计的人受益于法轮大法

自 2006 年以来，加拿大总理斯蒂文·哈珀每年 5 月都向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发出贺信。在今年的贺信中，哈珀总理说：“向庆祝法轮大法弘传于世 22 周年的人们致以最诚挚的问候是我极大的荣幸。”

总理在贺信中说：“全世界数以百万计的人受益于法轮大法的教导。法轮大法提倡真善忍的原则，在加拿大已经赢得了认可。我表彰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将这一功法与加拿大人分享。”

哈珀总理在贺信中强调，加拿大一直以来支持宗教自由、人权与法治。他说：“加拿大拥有支持宗教信仰自由、人权和法治的强有力的记录。去年，我们政府很高兴地推出‘加

拿大宗教自由办公室’，鼓励保护世界各地的宗教族裔群体，以便所有人都可以实践他们的信仰，而不必担心暴力或打压。在这些努力中，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是（我们）重要的合作伙伴。”

哈珀总理最后代表加拿大政府说：“我代表加拿大政府，呈上最美好的祝愿，祝庆祝活动留下难忘的记忆，祝合作与善意持续下去。”

多元文化国务部长：法轮大法在全世界迅速传播

多元文化国务部长蒂姆·厄普尔在贺信中写道：（我）代表总理哈珀及加拿大政府，给所有庆祝法轮大法传世 22 周年的人呈上最热情的问候。

他说：“自从 1992 年开始传世以来，法轮大法在全世界迅速传播。在加拿大，法轮大法修炼者在我们多元社区的所有成员中积极倡导理解、宽容与友好，这对加拿大多元文化进步是极大的贡献。”

厄普尔在贺信中说：“我感谢主办方（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对华裔加拿大人及他们传统的奉献。我要称赞你们对加拿大多元化持续做出的贡献。”

劳工部长：法轮大法理念对加拿大的进步是极大贡献

劳工部长凯利·利奇也发来贺信，利奇表示，法轮大法修炼者在我们多元社区所有成员中积极倡导理

解、宽容与友好。这些教导对加拿大的进步是极大贡献。

利奇在贺信中说：“在你们庆祝法轮大法传世 22 周年之际，我要赞扬法轮大法学会所有成员，与所有加拿大人分享他们的功法和传统。”

利奇表示，感谢你们以你们的理念、传统和价值观丰富我们伟大的国家。

国税部长：法轮大法修炼者在生活中注重真、善、忍

国家税务部长克里-林恩·芬德利在贺信中代表 Delta—Richmond East 选区的加拿大人表示，在庆祝法轮大法传世 22 周年的整个 5 月里，我很高兴地对法轮大法学会，以及加拿大所有的法轮大法修炼者致以最美好的祝愿。

她说：“法轮大法在全球已经有超过一亿修炼者，每位修炼者都在日常生活中注重真、善、忍原则。加上五套柔美、宁静的动作，法轮大法修炼者努力获得健康的身体和精神升华。”

加拿大政府持续支持法轮大法谴责中共迫害

与世界其他许多国家和地区一样，加拿大总理以及各级政府官员多年来，持续不断地表彰和赞扬法轮大法对社会的贡献。与此同时，也在持续不断地谴责发生在中国的迫害。加拿大政府是国际上第一个公开谴责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国家。◇

柏林中共使馆对面的亚诺维兹桥上，蓝眼睛高个子的法轮功学员法兰兹背着小广播，微笑着迎向中国游客，他做出各种手势，表达自己对中国客人们的欢迎和友好。

(明慧记者雪莉采访报道)有着30多年坎坷求道经历的法兰兹，最终选择了法轮大法。其实，要让法兰兹相信什么理念，遵从什么道理，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早在十三、四岁的时候，他就曾不顾父母和所有人的反对，坚决不再去教会。从那时起，他开始执着地追求真理，也就是中国人说的求“法”、求“道”。那么，他为什么最终选择了法轮大法？他到底要向中国人讲述什么呢？

求道之心

法兰兹出生在德国中部小镇上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家庭。每个周日他都随父母去做礼拜。慢慢地，他感到忏悔后没有了那种轻松、心灵上获得自由了的感觉。终于在复活节的时候，他拒绝随父母去教堂做弥撒。这在小镇上可是绝无仅有的一事，法兰兹成了唯一退出教会的人。

告别了教会，法兰兹继续他的寻道之路。他尝试了不同的法门，坚持打坐。可是，打坐中出现的一些人体特殊现象没人向他解释。26岁那年他学习了一个印度的新法门。当时他正在柏林自由大学学习心理学，后来他中断学业，飞去印度，但半年后，他的身体出现问题，被送进医院手术抢救。

手术后他回到德国，转学企业经济学。断断续续地，他还在坚持打坐。在法兰兹要写毕业论文以前，他又一次中断学业，转而自己开了个公司。每天工作紧张，事务繁忙，时不时地，他还会打坐，只是和那个师父心灵上的联系好象越来越淡，最后就完全没有了。

疑问、不解和迷茫

“2005年我的公司破产了。



▲法兰兹；►柏林法轮功学员常年坚持在亚诺维兹桥上演示功法，发真相传单



苦寻真法 心系中国人 一个德国人末世寻道的历程

我没有觉得天要塌下来，这不过是个幻影破灭了。现在我又回到了现实中来。”法兰兹接着说，“那段时间我又有时间思考，打坐的时间增多了。体内有各系统的运转，这个现象又产生了。这是怎么回事？还有双眉中出现的那个很亮的白点，是什么？打坐中人体到底在起什么变化？”越来越多的问题堆积起来，但没有人能给他解答。

法兰兹天天在网上找这类问题的答案。“我从一个通灵人士那里得知，在各个宗教和古老传说中提到的末法时期最后的救世主已经来到人间了。我当时想，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一定是有途径可以找到这位觉者。其实在我很小的时候，母亲就和我讲过，末世的那个神会来救我们。我必须找到这个神！”

难以置信的幸运

二零零八年初，一次当法兰兹信手输入“第三只眼”搜索的时候，被链接到了法轮大法的一个网站。当法兰兹从法轮大法网站上看了大法书籍后，几十年的迷茫一扫而光。大法师父的讲法，理白言明，把历来冥想打坐中没说清的地方，讲得清清楚楚，并让人明白了有关神的领域的根本答案。

“‘哇，天哪’，我边读边感觉全身的细胞全部张开。背脊上一阵冷

一阵热。我非常强烈地意识到，我找到了真正的法。”“很快我就明白，这不同于我过去所学过的任何一个法门。在那个印度师父带领下，我们也许可以修到某一层次，在那时的我看来已经很高了。现在，看了大法书籍后，我才明白那不过还是一个很低的层次。”

回忆起当年终于找到法轮佛法时的快乐，他开怀大笑。

守在桥头 心系中国人

当法兰兹得知，在亚诺维兹桥上、中共使馆对面，能找到当地法轮功学员时，他就直奔那里，他激动极了，大力拥抱一个学员。从此，他也成为了法轮大法真相点的一员。

“我喜欢走出来和别人说话，告诉人法轮大法有多美好。我想对来自中国大陆的朋友说，请你们相信，我们对中国人民丝毫不反对。我们很高兴看到中国经济繁荣，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我们也不会因为揭露中共集权对我们的迫害而贬低中国人民为了得到幸福生活而付出的劳动。请记住，这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在我们心中分得很清。中共迫害法轮佛法的罪恶人神共诛。中国人民能得到神佛的眷顾，有个美好未来，这是让我们深深牵挂的。”◇

刘晓莲被精神病院迫害致死

(明慧网)为了对法轮功学员洗脑，迫使他们放弃信仰，中共的罪恶从所谓的“法制学校”(洗脑班)延伸到精神病院。医生的天职是救死扶伤，然而在中共统治下，一切组织和个人都被其视为工具，在涉及到政治问题时，中共从来就不允许超越其党性的任何独立组织和个人存在。只要中共需要，所有的组织和个人都要成为其工具。精神病院，一个以帮助精神病人康复为使命的场所，在中共驱使下，成为中共“转化”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场所，企图将坚定信仰的修炼者改造成精神病人，毫无医德底线，犯下了令天地不容的罪恶。中共为了唆使各地采取精神药物系统迫害法轮功学员，在其下发的《反邪教内部参考资料》(注：中共才是真正的邪教、人类最大的邪教组织)有关“转化的实施方法”中，毫不掩盖地宣称，为了转化法轮功学员：“必要时可用药物介入，采用医药方式和临床实验方针达到科学转化之目的”。正是中共这些毫无人性的“参考建议”，给各地利用精神病院迫害法轮功的邪恶行径壮了胆。

经过调查显示，十多年来，所有被精神病院虐杀案例都充满了被害者的屈辱和行恶者毫无人性的精神药物迫害，其范围遍布全国各地，其中以山东省、黑龙江、湖北、湖南、吉林、四川、河北等地最为严重。例如：被称为“永不凋谢的莲花”的赤壁市的老婆婆刘晓莲被咸宁赤壁当局故意送精神病院虐杀，映衬出了中共利用精神病院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阴险用心和害人的邪教本质。

修大法，盲眼重见光明

刘晓莲，女，60多岁，咸宁赤壁市赤壁镇八宝刀村农妇。在学法轮功前，她全身是病，在1958年中共搞大炼钢铁时，双眼突然疼痛难忍，半个月后右眼瞎了。1995年修炼大法，只用了半个月，她的盲眼居然重见光明！

遭“毒针”“毒打”酷刑摧残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因为刘晓莲到北京为法轮功请愿，先被非法关押远在辽宁省的鞍山海城市酷刑迫害，

然后再押回赤壁市第二看守所每天毒打，最后转到赤壁市第一看守所长期非法关押。二零零二年六月二十八日，因为她在看守所一直坚决抵制迫害拒绝“转化”，赤壁市第一看守所警察蔡金平、邓定生、钱玉兰、宋玉珍等将刘晓莲押到看守所对门妇幼保健院注射毒针，被医生拒绝，于是，他们又将刘晓莲押到市人民医院注射破坏人体细胞的毒液。当天晚上毒液发作，刘晓莲七孔出血，上吐下泻。五天后，看守所警察确认刘晓莲快不行了，便让她丈夫写了担保勒索3000元后释放。

遭“五马分尸”酷刑

回去后，她的家人准备给她办后事。但是，修炼法轮功让刘晓莲的生命无限坚强，她没有死，甚至还挣扎着爬起来，到外面去揭露这场罪恶荒唐的对法轮功的迫害与镇压。人们都含着泪，听完她的遭遇。风声传到了公安那里，说刘晓莲不但没死，还到处揭露他们干的那些坏事，于是刘晓莲又立即被绑回市第一看守所。这次警察使用了五马分尸、吊挂、毒打、用力将头往里按、用脚碾踩等酷刑，将刘晓莲四肢、脚骨、手骨、胸骨、腰尾骨全部打断，手脚上的肉大块被搓掉踩掉，露出白骨，有些骨头从中间裂断开，伸到外面……恶警们以为这次刘晓莲必死无疑了，于是让家人将她接回。

法轮功给予了刘晓莲钢铁般的意志、顽强的生命力，她不仅又活过来了，而且也还是一如既往地带着满身伤痕向人们讲述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2004年2月2日，明慧网发表《永不凋谢的莲花(2)》讲述了她从魔窟出来后继续讲真相的故事，揭露当地恶人的酷刑非人性迫害。

健康人故意二次当精神病摧残

当地恶人为此恼羞成怒，开始对刘晓莲老人进行丧心病狂的疯狂报复。二零零四年五月二十九日，被判劳教2年并在赤壁市看守所饱经5个月摧残后，生命垂危的刘晓莲被镇干部和派出所的人抬回家中。

二零零六年五月十三日，赤壁市

公安局以精神病为借口将其非法关押在赤壁市浦纺精神病院(赤壁市蒲圻纺织总厂医院精神病专科)摧残。在这里，中共要刘晓莲配合写放弃修炼法轮功保证书转化，刘晓莲说：“正道绝对不配合邪道”，于是被注射毒针成了哑巴，然后释放。对于这次迫害，刘晓莲毫不屈服，既然被毒哑不能言，她就拿笔亲自写下了自己被精神病院毒哑的迫害经过，其中写道：“恶医张主任及其帮凶使用高压电棍、电针电我四个小时、并指使年轻男精神病号侮辱、打骂、侵犯我。使用毒药灌食、吊针注射，一天一夜吊注毒药水十斤，毒害我的生命。这次注射后，我整个身体发黑，与黑人没什么两样。这次我被邪恶毒昏了两天两夜，待我清醒时突然不能说话了，成哑巴了。”

二零零六年九月一日，已经是哑巴的刘晓莲再次被关进赤壁市浦纺精神病院。这一次把刘晓莲绑架进精神病院时，赤壁镇中共党委副书记周新华找到她丈夫“商量”说：“‘永不凋谢的莲花’这回是‘凋谢’定了，如果把她搞死，你打算要我们补偿多少安葬费呢？”在一定要搞死刘晓莲的罪恶目的之下，经过精神病院两年多的关押迫害，刘晓莲老人受尽了精神上和肉体上的百般折磨，全身浮肿，进食困难，生命奄奄一息，在医生确信她只能活二十几天后，当局才在二零零八年八月三十日将她放回家。二零零八年十月二十六日，刘晓莲老人含冤离世。刘晓莲老人真是被恶党人员蓄意害死的。刘晓莲刚刚一去世，赤壁市六一零就电话祝贺赤壁镇成功了，而且还对家属说：“你们家再好了”。邪恶的嘴脸暴露无遗。刘晓莲的死就是当地恶人故意杀人的结果。

真诚的呼唤和良好的祝愿

父老乡亲们，法轮功教人“真善忍”，是正法而不是邪教，是人类的唯一希望。请记住：“法轮大法好”，抛弃中共邪教，选择美好的未来。◇

上海看守所的一幕 改变了我的人生

【明慧网】我爸是法轮功学员，2001年5月份在散发关于“天安门自焚”的真相传单时，被中共当局绑架、非法判刑7年。当时我还没有成年，中共不间断地反复诬蔑宣传，使我对法轮功和我爸不理解，认为我爸给我们家带来了伤害。

2009年3月份，我经人介绍到上海打工。谁知干了3个月，老板不给工资，还派人打我。我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自卫还击，后来死里逃生，连夜从上海回家。第二天上海警察打电话说：“你的工资给你解决了，你到上海来拿工资。”结果一到上海，警察就把我关进了普陀看守所。我问警察：“你们不是叫我来拿工资的吗？”警察说：“你把你老板叫来呀。”我说：“你们把我关起来我咋叫老板来？”关了一个月后，我妈给上海警察送了5千元才放我出来。出来后我去找我老板，把老板带到警察那里，警察什么话都没有说，当着我的面，



酷刑演示：悬空抽打

当场就把老板放走了。

我被关押在普陀看守所期间，亲眼看见看守所恶警暴打一位六、七十岁的炼法轮功的老太太，用手铐铐住

老人的双手吊起来毒打3天3夜，恶警边打边骂：“老不死的，打死你白打死，看你还炼不炼法轮功，不打刑事犯，专打炼法轮功的……”恶警骂了很多脏话，三伏天不给水喝，不给饭吃，折磨了3天后，就没有老太太的任何动静了，老太太是死是活都不知道。

我被看守所关押的一个月里，警察没敢碰我一个指头，我指着他们的脸跟他们对着干，公开扬言出去后要报复他们，他们都没有打我，可是他们对一个善良的炼法轮功的老人竟然如此残暴！

因为我亲眼所见中共对善良民众的残暴，改变了我对法轮功的态度，也改变了对我爸的态度。也因为从此我支持我爸修炼大法，我得到了很多福报。2009年，我到武汉做生意赚到钱，买了房子和小汽车。

现在，我相信法轮功善的力量必定能战胜邪恶中共。◇

我给农民算了一笔账

一次跟农民聊天，听他们讲：现在种地不交税了，还给补助；到老了，还给零花钱；不管怎么说还是共产党好啊！

我问一位80岁的农村老大爷：“土改时您家划的什么成份啊？”“中农。”“那时您家有多少土地呀？”“50亩。”“那时您家有几口人呢？”“6口。”“那时生活的怎么样呀？”“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有吃的，有住的，有穿的，温饱没问题。”“有在外边挣钱的吗？”“没有，都是土里刨食，自给自足。”“祖祖辈辈都是农民吗？”“是，就靠这几十亩地养活着。”

土地是广大农民赖以生存，繁衍生息的唯一来源。

“您家这50亩土地什么时候变没了呢？”老大爷想了想，“我家有土地证，现在还保留着。从1950年成立互助组，后来到合作社，到

1958年人民公社，土地就都成了国家的了，我们从此失去了土地，不再是土地的所有者，而成了单纯的劳动者了。”

“您知道现在一亩地值多少钱吗？”“不知道，起码得卖几万元吧。”

“一亩地是667平方米，现在1平方米的楼价在我们当地是6000元到20000元，平均就按1平方米1万元计算，1亩地的平面房价就是667万元，盖10层就值6670万元。50亩地要都盖成10层楼房，就值33亿元，就是盖成5层楼，也值16亿元，50亩地中拿出1半搞绿化、公共设施等，其余25亩搞房地产，至少也值8亿元。”

“即使不搞房地产开发，50亩地都租出去，从1949年到现在，这60多年，您也早成了百万富翁了；而且您家可以世代相传，永远享受不尽。”

老大爷顿时明白了：“我现在祖孙

三代，都加起来也超不过20-30万元。”

“您是中农，要是把您划成地主，那就更惨了，经济上掠夺，政治上剥夺，名声扫地，身心受到极大摧残，甚至肉体上直接消灭，还让你子孙后代永世不得翻身。世界上只有共产党执政的国家才干得出来。”老大爷也举了几个亲身经历的典型例子，听起来都令人毛骨悚然。

“是共产党把我们搞穷了，是社会主义制度把我们一步一步搞垮了。”这就是老大爷的结论。

“城乡差别、工农差别、体制差别不是自然形成的，都是中共人为制造出来的。”老大爷点了点头，欣然同意我的说法。◇

